<<蚁山之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:<<蚁山之珠>>

13位ISBN编号: 9787020073498

10位ISBN编号:7020073492

出版时间:200906

出版时间: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:红衫德尔菲娜

页数:181

字数:108000

译者:杜红

版权说明: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蚁山之珠>>

内容概要

《蚁山之珠》讲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位印第安拉科塔女孩在内布拉斯加州和"松树山脊"保留地的成长经历。

红衫德尔菲娜和她的祖先一样,感受着和广阔大平原的血肉联系:她参加拉科塔人的成年仪式,学会拉科塔人特别的穿珠子方式,熟知不同发型的含义⋯⋯红衫德尔菲娜把过去和现在、古老和新生编织在一起,写下了令人震撼的出色作品。

如何在两个互相冲突的世界之间,打拼出一个无奈而顽强的中间地带,她从中捕捉到了痛苦的挣扎。 通过细节描写和其中蕴涵的悲悯隐痛,字里行间涌现出感人至深的力量。

<<蚁山之珠>>

作者简介

红衫德尔菲娜是北美印第安苏族奥格拉拉部落的正式成员,是该部落在美国的非政府代表,曾出版《"海龟肺"女人的孙女》(内布拉斯加,2002)。

<<蚁山之珠>>

书籍目录

致谢前言蚁山之珠"勒伊娜米塔瓦科",我的妈妈维亚奴帕,"双头女人"沉重的鹿皮衣死亡片断死亡片段。复苏的灵魂太阳舞狂欢大草原冬天母语"瓦思翠阿亚赫?"你说英语吗? 我为你击鼓野梅树爷爷的"萨克耶"坐在"红云"墓上译后记

<<蚁山之珠>>

章节摘录

蚁山之珠 我记得,有一次我尾随一只蚂蚁去它的家。

我幼年时做过的一些事情,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荒唐。

但是,作为一个小孩子,我离这个世界好像更近,脑子里充满了奇思异想。

我需要玻璃珠子做一个戒指。

我曾经用金属垫圈装饰我的手指,它把我的手指勒肿了。

我爸爸只好把我带到主街上的器具商店,那儿的一个店员也卖炉具、冰箱和洗衣机,他用一把小钳子 夹断了金属垫圈,把它从我肿胀的手指上摘掉,我戴上它,原本是想把我的手指装饰得漂亮。

我决心找一个戒指,要么做一个,它不会再让我的手指肿起来。

我决定用明亮鲜艳的珠子做一个。

我童年的时候,小孩子们都知道,蚂蚁会把我们丢掉的珠子收集起来,然后把它们运回家,有些 大人也知道这一点。

所以,我尾随一只蚂蚁去它家。

内布拉斯加州的路走上去很硬,路面上覆盖着白色的尘土。

我跟着蚂蚁上山,过了我姑婆的房子,来到她屋后的小房,那里没有路了,土坡上长着高高的杂草。

对蚂蚁来说,穿过高高的草丛,就像是穿过长满大树的森林,但它走起来轻车熟路。

我跟在它后面走过土坡,过了几只丢弃的薯条袋和碎玻璃片,就到了蚂蚁窝,那儿就是它的家,那是一个离地面四五英寸的土堆,蚂蚁们在上面爬来爬去。

土堆中央有一个洞口,在洞口周围,散落着小圆石头和珠子,像是蚂蚁用来装点它们的家门口。 色彩斑斓的珠子。

我记得有蓝色、淡绿色、黄色、红色,甚至还有白色,它们环绕在洞口,好像小孩子过家家的装饰, 又像是对神的供奉。

我看着那只蚂蚁爬上土堆,然后我就不再看它了。

它把我引到了我想来的地方后,我立刻就忘掉了它。

我耐心地看着这些蚂蚁,踩着节奏,它们从家里进进出出。

在那个炎热的夏天,我能够坐在地上或跪在地上,就那样永远看着这些蚂蚁。

我没有那样做,我小心地拾起做戒指的珠子。

慢慢地,我仔细地用我的两个小拇指把我想要的珠子夹起来,蚂蚁们从我的两个小拇指上爬过去。 我不想惊动它们,我害怕它们,它们也害怕我。

我尤其害怕红蚂蚁,害怕它们的触角,它们会爬到你身上,在你没有防备的时候蜇你。

我挑了最漂亮的、完整的珠子。

我经常会想这样的问题:蚂蚁怎么能把这些珠子运上山,从人家里搬到它们的家?

它们是轮流搬运,还是独自扛着它走上几天才回到家?

它们如此坚忍才把珠子从人们家里偷走,现在我把珠子偷回去,也像偷珠子的蚂蚁一样辛苦。

那天,我查遍了蚁山,拿走了所有黄色和蓝色的珠子。

离开的时候,我一点也不觉得愧疚,手里攥着珠子,现在我需要的是针和线。

我忘了我的脚和我翻珠子的木棍残忍地弄乱了蚂蚁们的家,我只记得,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,改天我还会再来,找一些今天没有的颜色。

小手小心地捧着珠子,我回家了。

婶婶正坐在一棵高高的三叶杨树下,她膝上放着一只小碗,盛着小半碗各种颜色的珠子。

她在"瓦克受","穿珠子",邻居们也做这样的活儿。

在拉科塔语中,"珠子"是"克受",发音像是"k—show"。

婶婶穿珠子穿得很好,她在织布机上干活,织布机有一英尺长、六英寸宽,是木头做的,样子像是带弦的乐器,像是用尼龙绳弹奏的小提琴,穿珠子的人就像演奏家。

她用针把珠子穿在一起,把它们续到织布机的图案上,或者开始做一个新的图案。

她在绳子两边穿来过去,好像是用弓在拨动小提琴的弦,在两条线之间安上珠子,再折回来把它们固

<<蚁山之珠>>

定住。

婶婶的木头织布机静静地张着一条白布,上面用珠子镶出醒目的几何图案,她创造自己的图案,就像一个作曲家谱写自己的乐曲,或者一个画家绘出自己的画。

她从容不迫地穿着珠子,仔细观察碗里的珠子,把适合的挑出来穿在一起,那样子,就和我在蚁山上 捡珠子一样。

我喜欢蓝色的珠子,拉科塔语"突"是"蓝色"的意思。

长大以后我才知道,在穿珠子之前,要细心地把所有的珠子混在一起。

不同颜色的珠子不是分开放置,这是因为,拉科塔人认为,每颗珠子都有自己的力量,把它们混合在一起,就没有哪颗珠子能战胜另一颗。

现在,当我穿珠子时,我忍不住想把不同颜色的珠子分开,这样做活儿更容易一些。

假如这些蓝色、黄色、白色和红色的珠子分别放在不同的碗里,需要某种颜色的时候,找起来要方便 得多。

有时候我忍不住真的这样做了,可是很快,我想起来婶婶如何耐心地捡珠子,带着奇怪的偏执,我又 把各色珠子又倒入一个碗里。

某种力量迫使蚂蚁把没用的珠子运回家,同样,也有某种力量迫使我遵从祖先的方式。

数年后, 我听婶婶给我讲了她和叔叔的故事。

他们刚结婚后,在山里绕着叔叔长大的地方走了很久,那儿靠近我住的印第安人保留地。

她说,当他们走过一道山、走上第二道山时,从路上往远处看,他们发现了一个老墓地。

她告诉我,那儿肯定埋着一家人,他们都穿着传统的衣服下葬:鹿皮外衣,衬衫,绑腿,鹿皮鞋,可 能还戴着项链、臂饰,还有其他做工精细的鬃毛和珠子饰品。

她说那些孩子,或者是小女孩,经常和她们穿着镶珠衣服的布娃娃埋在一起,可能还有别的玩具。

她对我说,墓地附近有一处很大的蚁山,她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蚁山。

她记得在蚁山上,许多珠子堆在一起,都是蚂蚁收集的老珠子。

我记得我爬上这些山,走过"潘兹郝塔",即"圣人",走过高高的草丛,再往上,就是长满松树的山脊。

风吹来,我记得那些松树像是唱起了歌。

据说,很久以前,神灵世界就在松树的远处。

当人们说起神灵世界,他们总是会指着北方说"瓦兹亚塔",意思是"北方"。

这片山上的松树靠近我长大的地方,关于它们,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景象是它们伫立在夏天的热浪中。 那时我还小,我坐在松树的阴凉里,小心地把松针拔下来,用它们做成项链或其他装饰品。

现在,我已经没有耐心做这样的事了,也没有耐心用手头的东西做成精美的首饰。

我十几岁的时候,有人送给我一个黑纸盒,里面装满了豪猪的鬃毛和刚毛。

时时,我把那盒豪猪毛拿出来,凝视着它们,我知道我要用它们做东西,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 我能听到它们的呼唤、它们的渴望,可我的反应却是那么无助。

如果我生活在一百年前,我会知道该做什么,我妈妈会教我。

我会按照大小把它们分类,最长、最粗糙的来自豪猪的后背和尾巴,它们应该留着装饰大件物品,比如我女儿的摇篮。

纤细一些的来自豪猪的颈部,最细的是腹部的。

这些最细的毛可以装饰臂章或者一双鹿皮鞋。

我会把它们存放在水牛胆里,我会好好保存它们,就像一个画家保存他的颜料和画笔。

当我准备好用它们做东西时,我会把它们拿出来,用牙齿把它们咬扁平,然后把它们染上颜色,用现 在我穿珠子的办法,用它们做成饰物。

跟水牛浆果和树根煮在一起,能把它们染成我需要的淡红色。

用向日葵和于橡树皮或者香蒲根一起煮,能把它们染成黄色。

和野葡萄煮能染成黑色。

在没有珠子以前,我们只能做出红色、黄色和黑色。

红、黄、黑,还有白,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颜色。

<<蚁山之珠>>

我要用力气把它们穿起来,用红、黄、黑色的豪猪毛信手做成饰物,就像现在我用珠子镶成图案一样 ,精美得像是刺绣。

直到商人把毯子卖给我们部落的时候,我们才知道如何染蓝色豪猪毛,据说,把它们和蓝色的毯子碎块一起煮,就能把它们染成蓝色。

蓝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

豪猪毛又细又尖,要是一只好奇的狗倒霉地挨近一只豪猪,一旦豪猪扎上狗的脸,狗马上会疼得 跳起来。

我见过这样的狗,把豪猪毛从身上拔掉,这样的事我一点也不羡慕。

我的那只盒子里的豪猪毛,是一头过高速公路时被撞死的豪猪的,它们是象牙色的,有黑色的发梢。 如果是在一百年前,我会何等耐心地把它们拿出来,用牙齿把它们嚼软。

现在,我已经没有这样的耐心了。

据说,世界上只有我们的女人会用豪猪毛制作饰物,用它们装饰家。

一百年或更久远以前,一个有豪猪毛装饰的摇篮值一匹马。

那时,在我们的部落,女人的手工艺值得上男人最骄傲的财产:一匹马。

一百年过去了,我会穿珠子,会把各色珠子连在一起,再把它们镶到织布机的布上。

穿珠子的时候,我知道如何向深藏在万物之中的神秘力量献上颂词,这样,不同颜色的单个珠子就会 汇成完美的艺术作品。

一只不完美的珠子象征着我个人的不完美,告诉我只有造物神才是完美的,只有他的作品堪称完美。 作为拉科塔人,我以谦卑之心模仿我的造物神,从不以自我标榜。

我甚至知道造物神的哪些作品是给我们拉科塔的,哪些是给"塔克"的,即"其他人"的。

有一件事我不知道,如何练习与先辈相连的艺术,使我能和我的祖母、曾祖母、曾祖母的母亲联系在 一起。

我不知道如何用牙齿把豪猪毛嚼软,如何用阿龙尼亚苦味果的浆汁为它们染色,用巨大的耐心和毅力 把它们穿起来,然后缝在我女儿的摇篮上。

有一天,我会试着自己做,然后教我的女儿,她也会教自己的女儿,这样,我就能续上断开的链环, 把我的前辈和晚辈连接在一起。

<<蚁山之珠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